



〔美〕戴维·怀斯著

姚健 李丰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谁是最大的双重间谍

图书馆

2.4

1712.4
406

谁是最大的双重间谍

〔美〕戴维·怀斯 著

姚键 李聿 译

092067



女子学院 0012054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 陈建华
封面设计 祝开嘉
版面设计 龙小龙

谁是最大的双重间谍 姚健 李聿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375 插页1 字数100千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200 册

书号: 10374·247 定价: 0.79 元

直升机低得快贴到河面了。驾驶员指了指远处沿河的树林中散布的房屋。飞机上唯一的乘客，一个生意人打扮的金发大汉，不得不大声喊叫，以免他的声音被飞机引擎的轰鸣淹没：“是黑村吗？”

“是的，快到了。”驾驶员答道。他将机头转向南面，沿河向上游飞去，不多一会儿，就发现了那块林间空地。飞机贴着树梢往下滑翔，几秒钟后，便降落在空地上了。飞旋的螺旋桨将地上的小草、松针以及尘土卷得四处飞扬。直升飞机的滑撬刚刚落地，那金发大汉便迫不及待地出了机舱。直升机又吼叫着飞走了。他名叫查理·盖茨，是受了上司的极大压力，才被迫从华盛顿赶到加拿大最远的城市——新布伦瑞克来完成一项十分棘手的使命。

盖茨沿河向南走了大约半小时，在他前面出现了六、七间被杉树和枫树环绕着的圆木小屋。平整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河边，一条木板铺成的阶梯一直通往河滨。营地象是没有人——导游们领着钓鱼客到钓鱼点去了。

盖茨沿着木板阶梯往下走去。河边停靠着两艘小汽艇，一个导游模样的人正在修理其中一艘的舷外马达。

“丹纳在什么地方？”盖茨态度生硬地问道。

“在上游的一个钓鱼点。我领你去吧。”那人指了指另一艘汽艇。盖茨上了船，导游也爬过来坐在船尾，发动了马达。汽艇在宽阔的河面上疾驰。

他们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盖茨看见一个穿水靴的人

站在离岸边五六尺远的水里，正在专心致志地钓鱼。汽艇靠了岸，盖茨慌忙跳了下来，溅了一裤腿的泥，鞋也给弄脏了。导游在原地调转了船头，向他挥了挥手，径直返回营地去了。

那位站在水中的钓鱼者背向着河岸，对岸上的盖茨不闻不问，仿佛根本没注意到他似的。这是一个英俊的男子，面部线条很匀称，一头浓黑的头发里掺杂着几缕银丝。他个子不足六呎，但却有一副体操运动员般强健的体魄。

“丹纳，”盖茨说，“我得同你谈谈。”

钓鱼人这才转过脸来：“又开什么玩笑？！”

盖茨舔了舔嘴唇，他早料到这场谈话不会轻松的：“我们可以谈一谈吗？”

“你也去取一根钓竿到水里来吧。”丹纳利索地收回鱼钩，然后又动作优美地将它抛了出去。

“事情很重要，彼尔，”盖茨几乎是在恳求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丹纳似乎一心在注意着那顺水漂去的浮子。

时值六月下旬，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心里发急。盖茨松开领带：“我带来了迪克逊·哈德利的指示。他要你回去，局里出了点差错。”

“差错多着呢，所以我才要脱离情报局！”

“你还不了解，”盖茨说，“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在各地的活动都很不顺利，到处都有我们的特工人员被识破，苏联人对我们的计划仿佛了如指掌。哈德利象失了魂似的，他简直手脚无措了。”

丹纳拽了一下鱼竿，鱼线啾啾地呼啸着跃出了水面，淙淙的流水声使四周显得格外寂静。

“事情很清楚，”盖茨继续说，“有人在故意捣蛋。局

里一定出了鼯鼠^①，我们希望你能查出他来。”

“我对你们毫无用处，”丹纳说，“这是反间谍机关的事。”

“我们确实需要你，”盖茨诚恳地说道，“你过去就是反间谍的能手。”

盖茨并没有言过其实。威廉·丹纳在二十年的间谍生涯中，已成为中央情报局内的一位传奇人物，众所周知，他是秘密行动处里最优秀的特工人员。然而七年前，他却退出了中央情报局。有人说他是因为得罪了上司而被赶走的，但丹纳心里最清楚，那些使他理想幻灭的原因是很难说清的，但却在他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伤痕。

岸上的盖茨仍在不停地央求：“哈德利对情报局内部的任何人都不敢轻信，因为说不定恰好就会选中了鼯鼠。回来接受这项临时任务吧，你要什么都行。”

“不行，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干。”丹纳仍然板着脸孔。

盖茨点燃了一枝香烟，看来只好就此作罢了。谁知道丹纳会作何反应。盖茨的语调已不再是友好的了：“如果你不回来，”他粗暴地说，“我们就在河里放毒，毒死所有的鱼。”

丹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转过头来盯住盖茨。

“我们倒不至于伤害你，”盖茨接着说，“但我们可以毁了你们。那些纽约的达官贵人们再也不会以一周一千美元的代价来此地钓鱼消遣了。就算你能迁往别处，我们也会找到你，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让你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谋生。”

二十年了，他已经给了他们二十年的光阴，可这还不够，他们还不能让他自由自在地生活，还不放过他，竟然迫

① 鼯鼠：即双重间谍。

到这乡野之地来胁迫他就范。“你敢！”丹纳气愤已极地说，“你以为我不会将你们的恫吓公诸于世吗？”

盖茨胸有成竹地说：“谁会相信你呢？无非是一个心怀嫉恨的前中央情报局间谍编造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杀鱼故事而已。一场酸雨杀死了这里的鱼，你又能证明什么呢？”

丹纳正要答话，一条鱼咬钩了，玻璃纤维的钓竿竟被拉成了弓形。

“瞧呀，”丹纳兴奋地叫道，“它上钩了。”

“是呀，”盖茨微笑着说，“上钩了。”

此后三天，丹纳一直试图将拉里·盖茨的拜访忘掉。他一天到晚忙于钓鱼点的管理事务，对客人尽量照顾周到，以尽地主之谊。他有时也和女儿卡里一道出去钓鱼。卡里十一岁了，一直跟妈妈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前不久才来这里同他一起消夏。

当年丹纳脱离中央情报局时，他并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他只想远远地离开它，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在地理位置上，他都不愿与中央情报局再有任何牵联。他一直喜欢户外生活，自然就想到了加拿大北部的沿海省份。靠了银行贷款和他的全部积蓄，他买下了这块靠近黑村的老钓鱼点，用自己的双手把它整治成今天这一派繁荣的景象。现在，情报局竟不念旧情，威胁说要毁掉他辛勤创建的一切。

对于盖茨来访的事，他一直守口如瓶。可是，今天他却一定得告诉她了。吃过早饭，卡里就不见人影了——可能是在同她那只叫奥马利的小猫玩耍吧。

丹纳找到这只灰白的小猫时，它正在阳光下悠然自得地舔脚爪。突然，他听见头顶上传来咯咯的笑声。他抬头一看，卡里爬到了二十呎高的枫树枝条上，正冲着他扮鬼脸。

“你这姑娘，”他笑着说，“象只顽皮的猴子。”

卡里是个漂亮的孩子，端正的鼻子，蓝眼睛下有几粒淡淡的雀斑，这些都象她母亲弗朗西丝卡。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斜纹布裤子，上身穿了一件马球衫，脚上是一双旧的帆布胶鞋。她头发上别着一只镶着五光十色的小珠子的发夹，衬得她的脸蛋格外妩媚。再过几周，她就要满十二岁了。

“你打算在上面玩一上午吗？”

“那得看你有没有好玩的计划。”

“我带你钓鱼去。”

“好啊！”卡里从树上溜下来，跑去拿钓竿。

到了码头，卡里翻身爬进了汽艇。丹纳坐在船尾，问道：“去哪里？”

“开茵斯，到小岛后面的礁石边去。”

开茵斯是米拉密基河上的一条支流，沿河而上有两英里长的平坦岩岸，那里既可以钓鱼、聊天，还可以晒太阳，是他们俩常去的地方。丹纳发动了舷外马达，汽艇便飞快地上路了。

到达这片岩岸后，丹纳系牢了小艇。他们在那里钓了半个多小时的鱼，父女俩都很少说话。阳光融融，水拍打着礁石，鸟儿在枝头上唱个不停，他们一起享受着这愉快的时光。丹纳放下鱼竿，坐在礁石上，出神地看着卡里。

“爸爸，你猜我在想什么？”

“想什么？”

“夏天就象一块巧克力冰激凌，虽然很可口，但也得靠你细细地去品尝，不然的话，夏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丹纳点了点头：“生活也是这样啊。”他想了一下，接着说，“卡里，过来陪爸爸坐一会儿。”卡里觉得爸爸的声音有点异样，她转过脸来，直盯盯地望着他，然后收了鱼

线，过来坐在他身旁。

“卡里，还记得爸爸过去是干什么工作的吗？”

“当然记得，你是个间谍。”

“是情报官员。”

“一回事儿，”卡里捡起一块石子掷进河里，“你后来为什么不干了昵？”

“我不喜欢这工作。”

“你当了很久的间谍吗？”

“是的，很久很久，甚至还没认识你母亲之前就开始了。”

“我真希望你说‘妈妈’，或者‘弗朗西丝卡’，可你老是说‘你母亲’。”

丹纳迟疑了一下：“对不起，你说得对，我应该叫她弗朗西斯卡。卡里，星期一有人来找过我，是从华盛顿来的。我不得不回那里去一下。”

“再去当间谍？”

“差不多是这样。”

“可你不喜欢搞这种事，刚才还说过的。”

“是啊，我是被迫回去的。我本不想去，可不去不成啊。事情就这样，你也不能呆在这里了，我不能将你交给那些导游，他们对于孩子的事一窍不通。”

卡里的蓝眼睛里顿时噙满了泪水：“可我不愿意现在就回圣巴巴拉。”

“那里的夏天也很美。你可以骑马出去玩，说不定理查德还会带你去划船。”

“理查德待我很好，可他又不是我真正的父亲，这同跟你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可我们后天必须飞往蒙特利尔，把你送上去

洛杉矶的飞机后，我便去华盛顿。今天下午我就给你母亲挂电话，她会到机场去接你的。”

“弗朗西丝卡！”

“对不起，又忘了。”

他替她擦干眼泪，又将她搂到怀里，好长一段时间舍不得放开：“我爱你，卡里。”

“我也爱你，爸爸。”

威廉·丹纳驾驶着出租汽车从杜勒斯国际机场出来时，他心里真是思绪万端：时而怒火中烧；时而又只好自叹命蹇。他胡乱地打着方向盘，一想到自己竟会向中央情报局的讹诈屈服，心里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烦乱。可冷静下来一想，他又深知自己别无选择。听天由命吧。

弗吉尼亚北部的小山连绵不断地从车窗外掠过，初夏时节的丘陵显得苍翠而秀美。突然，他从汽车的反光镜里看到一位姑娘驾驶着一辆红色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追上来，试图将他逼到右边的车道去。他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减了车速，让她从右边超了过去。在她掠过自己车窗的那一刹那，丹纳瞥了她一眼。她一头黑发，人很漂亮。哎，车开得太快。

他离开华盛顿大道，拐上了中央情报局的专线。到了中央情报局的铁栅门前，他对岗棚里的门卫说：“威廉·丹纳。应哈德利之约而来的。”说着将自己的驾驶执照递给了门卫。

门卫核实了一下来客预约单，然后给他指了指专供来客用的停车场。“我知道地方。”丹纳说罢进了门，拐了个左弯，很快就到了那幢灰色的总部大楼跟前。他停好了车，踏上了楼前的台阶。那尊熟悉的内森·赫尔的铜像在阳光下闪

着光。进了楼厅，丹纳穿过镶在大理石地面上的中央情报局巨大的灰白相间的标记，来到值日台前。卫兵检查了他的驾驶执照，挂了个电话，然后挥手叫他到二楼接待室去。他在那里签了字，领到一枚来客佩带的徽章。一位皮肤白皙的女秘书领他乘电梯到了七楼，然后穿过楼厅，向标有“外勤副局长”的办公室走去。中央情报局的外勤副局长专管秘密行动，负责情报局在世界范围内的暗杀、绑架以及情报收集等工作。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然而，出了这幢戒备森严的灰色大楼，他的姓名却是鲜为人知的。

丹纳刚一进门，迪克逊·哈德利连忙起身迎上来，满脸堆笑地说：“丹纳，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这位副局长五十多岁了，矮胖的身材，黄中带红的头发，五官端正清秀，配上一副角质宽边眼镜，更显出他的精细、有教养，还有一种恢宏大度的气派。

他曾在耶鲁大学教过哲学，但是，为了中央情报局那些红黑不辨，真假难分的目标，他放弃了对真、善、美的追求。

“你能同意回来，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哈德利殷勤地说。

“不得不回来呵。”丹纳简短地答道。

哈德利的嘴角依然扑着微笑。他清了清嗓子：“嗯，盖茨已经跟你讲过了。我们目前确实遇上了一点小麻烦，我们想也许你能帮我们一把。”

丹纳注意到哈德利的手指在颤抖。看来情况真有点严重。

哈德利继续说下去：“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的行动到处都砸了锅。我们的一个特工在维也纳挨了黑枪。我们在马德里也出了疵漏。在东京，苏联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经过周密

的策划准备叛逃到我们这边来，可就在最后一刹那，俄国人却突然将他带上了去莫斯科的飞机。”

“然后去古拉格群岛^①？”丹纳敏感地问。

哈德利向前倾了倾身子，压低声音说：“是的，我们的整个工作处于一个极为窘困的局面。奇怪的是，在每一个我们受挫的城市里，总有一位退役的或者说辞职不干了的旧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在场，或者至少可以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

丹纳尽量压抑住自己不易被人查觉的微笑，他不是那种大惊小怪的人，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秘密行动处的某个退役军官干的？”

“是的，完全是这样。我们昔日的老搭档中的一个。”

丹纳开始对整个情况感兴趣了：“具体情况怎样？”

“我这就告诉你。”哈德利以一种十足的教授风度说，“维也纳情报站好几年来一直在使用一名间谍，他的代号是云雀，真实姓名是迈克斯·斯坦。三个月前，他开始跟踪捷克使馆的秘书们，很快发现，只要天气好，一些秘书总爱到附近的舍恩布鲁宫的花园里用午餐。那真是漂亮极了，哦，我是指花园。”

“所以云雀也把午饭带到那里去吃？”

“完全正确。两周里，他每天都到那里，可什么事也没发生。终于机会来了，一个女秘书恰好和他同坐在一条长凳上。这是一个使人感到亲切的三十五岁的女人，名叫弗拉萨·拉迪克，一个屠夫的女儿，家住布拉迪斯拉发，未婚，而且前景不太乐观。”哈德利故意停顿了一下，以加强说话的效果，“可她在使馆译电室工作。”

丹纳吃惊地“噤”了一声：“一见钟情？！”

^① 古拉格群岛：苏联政治犯关押地。

“差不多是这样。斯坦开始同她攀谈，后来便同这个女人调起情来。第二天他们又聚到一起，参观了那座宫殿。她想找一个慈父般的意中人，会带她上饭馆，宠着她，而且最重要的是会时时刻刻挂念着她。”

“谁是斯坦的主管官员？”

“泰勒·阿什福德，他的公开身分是我们驻维也纳使馆的参赞。他警告斯坦要小心行事，可斯坦心中是有数的。他带她去音乐会、博物馆和歌剧院等，他一直等待着时机成熟。最后，他告诉她说他需要使馆电报机的集成电路图。”

“她的反应如何？”

“当然，她感到十分震惊和害怕。可他编了一套谎话来哄她，说他在进出口业务方面的一个代理人就是制造商业发报机的，还说如果他们能搞到用于外交部门的高级发报机线路图，他们在同对手的竞争中就能占有主动权。”

丹纳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她相信了吗？”

“略有踌躇，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此时在丹纳头脑里立刻浮现出那块仅有十六分之一英吋厚，上面布满了印刷电路的小小塑料板。

“每月调换一次电路板是弗拉萨的工作。”哈德利解释说，“我们只需要她在调换时用复印机将线路板复印下来。一旦我们搞到电路图，我们就能破译他们的密码。”

“她怎样才能将它带出使馆呢？”

“吃午饭时，装在一只棕色的口袋里。她和斯坦约好中午在花园见面。他们将一起吃午饭，然后云雀就会将吃剩的东西全部收起来，其中自然就有那块电路板的复印件。那天上午，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们的奥地利人在家里等待着中午的约会。这时来了一个邮差，让他签字领取一封快件。他

签完字，发现邮差手里的22mm自动手枪正直指他的脑门。几小时后，他妻子回到家里，发现他躺在血泊中，已经失去了知觉。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大腿动脉神经， he 现在是终身残废了。关键的问题在于：邮差的装束，22mm自动手枪，这些都使我们想到了尼克·罗西。他是四年前离开情报局的。”

“东京那次行动失败时，又是哪一位前特工人员在那里呢？”

“特雷西·撒切尔。在那位苏联外交官叛逃前三十六小时，特雷西以某公司代表的身分住进了奥古拉旅馆。”

“他是什么时候退役的？”

“他不是退役的，而是在一九七七年万圣节大清洗中被特纳上将解雇的。”

“在马德里也发现有人？”

“可不是？是克米特·加德纳。在一份共产党报纸《世界工人报》上刊登了一篇令人难堪的报导，把我们在西班牙的活动披露无遗。在此之前一星期，他便化装成一个旅游者逃之夭夭了。加德纳跟撒切尔是同一批被开除出情报局的。”

丹纳听着听着，心里便豁然开朗了，原来是一帮昔日的特工在装神弄鬼。他们都是些老牌间谍，有威望的家伙，大多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毕业的富家子弟。这些人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构成了中央情报局的灵魂和核心。在那些日子里，秘密工作显得很有活力。中央情报局利用了这些人清教徒后裔的血统以及从小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和事业心。这些因其阶级利益一致而抱成一团，以旧时的校友为纽带而结成一党，飞扬跋扈、居功自傲的人，构成了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处的核心，而秘密行动处本身就是情报局内部一个专干肮

脏勾当的部门。他们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幌子下，根本无视普通的道德准则。

然而，一九七七年这帮人却遭了厄运。国会的调查报告，报纸上的新闻故事，无不竭力谴责特工部门干下的种种暴行：对无辜的美国人进行药物实验，秘密窃听，谋杀等等。接着便开始了大清洗，好几百这样的老家伙被解雇或被迫退休。丹纳记得清洗行动发生在十月三十一日，进行得既神速，又意外，而且极为秘密。这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万圣节大清洗。一些最优秀的秘密特工人员被清洗出去了，遭了中央情报局的毒手。这些过去一直掌管着重要部门的人，突然间失了业，在喊冤叫屈中被抛弃了。

考虑到这样的背景以及哈德利刚才谈到的全部有关材料，丹纳本能地犹豫起来：“他们要干什么？”

“不知道。”哈德利回答说。

“谁是他们的头儿？”

“那便是我们要你查出的事情之一。”

“可这并不是最关键的。”丹纳说。

“是的，这并不是关键。很明显，情报局内部有人，一个能接触到我们绝密行动计划的人，就是他将这些计划泄露出去了。我们必须将他查出来。”

丹纳看着窗外环抱着总部大楼的那些浓密的树荫，终于开口说道：“我只回来干一段时间，但得按我的条件。”

哈德利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请讲。”

“第一，情报局内部任何地方进出自由，可提取任何我所需要的材料；第二，完全独立，我不执行任何人的命令；第三，局长先生必须同意这些条件，我需要得到他的当面保证。”

“行，”哈德利站起来，“我立即带你去见他。”

一会儿，他们便进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白色的金属丝窗帘遮蔽着雕花的落地窗。当他们跨进办公室时，中央情报局局长布鲁克斯·乔丹从他那张古式桃花心木办公桌后面的黑皮转椅上站起身来。他是个高个子，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一双密切注视着世界风眼的眼睛显得灰暗而冷峻。丹纳觉得他的头发比以前更白了，毕竟七年的光阴过去了。

“你好，彼尔，”局长向他问候，彼此握了握手，“你能再次出山，很好哇。”

“你可没有给我更多的选择余地呵。”

乔丹说：“我很抱歉，可我们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他坐了下来，示意他们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你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要查出那个藏在我们内部的鼯鼠。”

“我什么时候动手？”丹纳问道。

局长微笑着说：“我会通知你的。”

二

一周后，丹纳正式回情报局上班了。他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德里亚租了一个单间，离兰格利中央情报局总部约有二十分钟路程。他有一架无号码的专用电话，情报局还给他配了一辆车。他在总部大楼五楼上拥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蓝色的出入证发给他了，同时还发给他一个皮夹，内有局长布鲁克斯·乔丹签了字，加盖了中央情报局钢印的各种正式证件。

整个星期五，他一直感到孤独和百无聊赖。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不时伴随着电闪雷鸣。下了班，他驱车去阿林顿，

打算去看望他过去在情报局内最亲近的朋友山姆·格林。

格林一见到丹纳，简直喜出望外，连声说：“哦，彼尔，我简直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呵。”

“你好，山姆。谢谢你让我进来避雨。”丹纳亲切地打量着这位个子矮小，身体结实的人。他一头黑发，浓眉大眼，肚子已经开始凸出了。“请给我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几块冰和一点柠檬。”丹纳说。

格林在厨房里忙碌了一阵，然后回到起居室，递给丹纳一杯威士忌：“告诉我，什么风竟能让你从北部森林中吹出来？”

“我应召回来做一点咨询工作，局里出了点麻烦。我不能讲得更多，这已经有点出格了。”

格林也不再追问：“我差点忘了那些规矩，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把你给弄回来的。”

丹纳呷了一口酒说：“文雅的劝说噢。你还是给我讲讲你们技术部门的情况吧。”

“很有意思呀，”格林说，“我们放到那边去的‘鸟’，拍摄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料。”格林是中央情报局的照片处理专家。他的工作是分析照片，放大处理那些间谍卫星拍摄到的照片资料。他的工作对象是苏联。如果苏联人改变导弹发射基地或部署了新导弹，山姆·格林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便能知道。

他接着说：“我们收集到卡宁在莫斯科近郊夏季别墅里的一些秘密细节。”尤里·卡宁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现年七十岁，可仍然是苏联最高领导层中的铁腕人物，“别墅的房顶上有一个日光浴场。照片上摄下了他正同年轻的情妇跳舞的情景。那位小姐穿了一件紫红色的三点式游泳衣。”格林说到这里不禁咯咯地笑出声来，“你的